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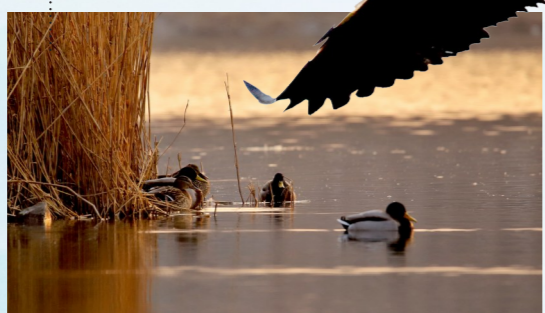


候鸟变留鸟“常住”副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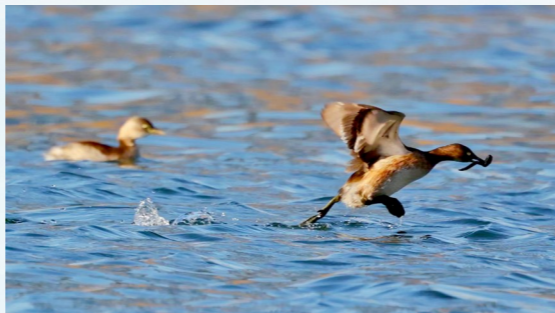
本报记者 冯维静

头顶精神地竖着两只毛茸茸的长耳朵，圆圆的大脸盘子上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“长耳鸬！一只、两只……呦，这小子可以啊，家里又添了进口了。”副中心爱鸟会的羿健从望远镜后笑着抬头，和同事分享刚刚发现的好消息。从2015年发现第一只开始，7年多的时间，如今在副中心发现的长耳鸬已经有50多只。

长耳鸬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这位“贵宾”可不是过路候鸟，而是长期在此落户，成为了副中心的“常住居民”。从偶尔发现的一两只，到如今种群发展壮大。这样的例子不仅限于长耳鸬，还有很少见到的戴胜、红隼、白鹭、小鸊鹳等野生鸟类，已在副中心多个区域内形成多个种群。在副中心爱鸟会近年来的观鸟名单上，这样“拉家带口”的“常住居民”还在不断增加，成为美丽生态的生动注脚。



苍鹭。白继开摄



小鸊鹳。白继开摄



池鹭。闫红摄



针尾鸭。闫红摄

1 动植物也做“人口普查”

清晨的福泽湖，传来一阵鸟鸣，一个大黑影扑扇着翅膀腾空而起，“快！那里有只黑翅鸬！”杨峥左手攥着双筒望远镜，右手指着天上的一个方向，一旁的陈硕立即端起挂在脖子上的相机，“咔嚓”按下快门。显示屏中，一只雄壮的黑翅鸬振翅翱翔。随后，张渊媛记录下观测信息。他们是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的调查员，正在进行一项有趣的工作——“鸟口普查”。

“‘鸟口普查’，就是对副中心境内鸟类的种类、数量和迁徙特征等进行调查，类似人口普查。”调查团队主管杨峥向记者介绍，2021年年底，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组成城市副中心调查小组，以大运河通州段、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等地为重点，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调查、观测和评估，旨在搞清楚各种生物在通州的分布规律，对其现状和受威胁状况进行评估。跟人口普查一样，鸟类也分“常住鸟”和“流动鸟”。“常住鸟”也叫留鸟，喜欢待在一个区域不动；而“流动鸟”即候鸟，随季节变换迁徙。“鸟口普查”需要对鸟类的留居类型和具体行为方式等进行观察统计，并分析其特征和趋势，以此掌握鸟类分类、分布和繁殖、迁徙等活动信息。

“人口普查的调查方式是入户，‘鸟口普查’可不是一个找一个鸟窝。”杨峥说，“鸟口普查”主要是记录鸟种数量，而不是统计鸟类的个体数量。

普查不仅仅是为了得到一组数据，杨峥解释，其更深的意义是要摸清生态资源家底儿，为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依据，为制定政策提供决策依据。

几次调查，他们惊喜地发现在副中心里出现猛禽的频率较高，仅绿心公园记录的就有普通鵟、雀鹰、红隼、黑翅鸬、长耳鸬等猛禽9种。猛禽在生态系统中具有较高的生态地位，它们对环境变化和生态平衡的变化表现尤为敏感，这么多种类的猛禽的出现，说明绿心公园生态系统逐渐趋于完善，物种也较为丰富。像这种发现珍稀保护动物的栖息地，就要求研究员及时发声，引起相关部门的注意。

在调查中他们还发现，居民区中“留鸟”种类明显增多，除了树麻雀、喜鹊、灰喜鹊、珠颈斑鸠外，现在像乌鸫、八哥、戴胜、大斑啄木鸟、灰头绿啄木鸟、灰椋鸟、金翅雀、远东山雀、燕雀、黑尾蜡嘴雀、暗绿绣眼鸟、白头鹎这些原来只常见于城市绿地的鸟类在居民楼群中也时有发现，这就是城市生物多样性结构提升的一个迹象。“野生鸟类是生态晴雨表，如果在同一地点持续观测，发现鸟类减少，可能是它的栖息地遭到破坏、食物减少，那么这就警示人类活动需要做出调整。”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生态研究室主任钟震宇说。

这几年，副中心最出名的“鸟明星”要算大鸬了。但其实，除了这种迁徙落脚的“贵客”不断光临，副中心还吸引了一批批落地繁衍的鸟类“常住居民”。

很多候鸟把副中心当作家乡，每年都要回到这里繁衍生息。

被列入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》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绿头鸭种群，近年来落户在大运河森林公园栖息生存，本来是候鸟的它们，迷恋上了这里的环境，现在已经变成了“常住居民”。最近，新一窝的绿头鸭小宝宝刚刚孵化出来，毛茸茸的小鸭子们在鸭妈妈的呵护下，在水面上自由自在地嬉戏、觅食。公园里，它们的“邻居”斑嘴鸭家庭也在不断发展壮大，今年一对大鸭又顺利孵化了新一窝4只斑嘴鸭宝宝。白天它们全家在湖内觅食玩耍，晚上在湖中小岛的草丛中休息，悠悠惬意。

“动物择一地休养生息，时间长了就形成代

2 吃得饱住得美 候鸟变“留鸟”

际延续，就像是刻印一种神奇的‘基因密码’，可能一代一代都会寻迹而来。”钟震宇介绍，鸟类根据栖息地类型和形态特征可分为七大生态类群，即陆禽、游禽、涉禽、攀禽、猛禽、鸣禽、走禽。它们也讲究传承有序，如果认为一个地方合适，即使离开一段时间，也还会回来，“相当于把这里认作自己的故乡。”钟震宇说。

还有一类鸟，则干脆留下不走了。据副中心爱鸟会观测，近年记录的316种鸟类中，留鸟达36种，占总记录的11.4%。留鸟，顾名思义，就是终生生活在一个地区，不随季节迁徙的鸟。得到留鸟青睐，必须要有稳定舒适的栖息环境。

“城市发展和区域内的野生动物和谐相处需要智慧和取舍。”钟震宇说，通过团队的研究说明，保护不只是关注数量，还需要从生态、行为和遗传等多方面入手。比如对于迁徙鸟类的保护，不仅要保护好它们的繁殖地和越冬

地，同时也要保护好迁徙之路，最简单的，需要充足的食物、水和适宜的栖息空间。

这两年，城市副中心通过建设湿地公园，设置浅滩、岛屿等，为野生动物栖息提供了良好的空间。同时，还为戴胜、赤麻鸭、黑翅长脚鹬、红嘴鸥、凤头鹳等等多种重点保护鸟类设立保护区和保护小区。大运河、潮白河等集中生活区已经形成包括绿头鸭、斑嘴鸭、针尾鸭等在内的数类、百余只的固定种群，城市生态的持续恢复，让野生动物越来越多地与市民“亲密接触”。

3 城市荒野成了野生乐园

尾鹪以及红隼，这些猎手常在附近盘旋，说明这里猎物丰富。”

这片区域是水南村、桑园村、西太平庄村拆迁后形成的开阔“野”，大大小小的林地散布其中，即使是树木稀疏的地方也有杨、榆、柳树等树种，更不用说林子里还有能提供不少食物的桑、构、酸枣树。沟渠纵横，通过农田、草地、林地相互连接，凉水河在南边蜿蜒穿过，靠近河流的位置还有3个天然形成的池塘。距离树林不远，还有农田，里面的草籽、粮食不仅给鸟类带来口粮，还吸引了丰富的昆虫甚至田鼠、蒙古兔等啮齿类动物。

2015年5月，郝建国就是在这里第一次看到了长耳鸬，“运河边的长耳鸬早已离开飞往北方，水南村的长耳鸬直到5月还没走，显然它们决定在此繁殖。”果然，那一年，长耳鸬在这里生了6个宝宝，“这可能是当年北京唯一已知的长耳鸬繁殖地。”郝建国说，据他们

【专家观点】

城市建设“观念”要不断转变

“再比如，这几年很多人都了解到建筑物玻璃幕墙可能会对鸟类造成影响。这种情况全世界都在发生，那么在之后的城市建设中，就会调整观念，避免这种情况发生。”郭耕说。

通过绿地恢复、生态涵养带和公园建设，北京城内的生物多样性正在明显恢复。他也曾见过几次红隼，每次都激动地拿出手机一通拍照，“野生动物也有一种适者生存的智慧。红隼是在城市中几乎唯一可见的猛禽。城市食物多，有老鼠、麻雀，这都是它的捕食对

象，而且它还‘学会’了在电线杆、高楼上休息和筑巢。其实它也是在一点点适应我们。”

“还是那句老话，要想保护好城市中的野生动物，就要保护好它们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，这同时也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。野生动物都是环境质量的标志物，生态质量好或坏，不是专家说了算，而是生物多样性说了算。有它们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才可以放心地生活下去。作为生命共同体，给野生动物更多生存机会的城市，也才是真正的宜居城市。”郭耕说。



白鹭与苍鹭。潘国梁/摄